

敢  
觀

舞台

文：小西 圖：Carmen So攝

本欄隔周見報，由本地知名評論人小西與梁偉詩輪流執筆，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。

## 回到「空的空間」——評《泰特斯》(2012)

自2008年以來，鄧樹榮第三度演繹莎士比亞的名劇《泰特斯》，因為有2009年《泰特斯2.0》突破性的演出，脫胎換骨的把原本的戲劇體改編為說書體，2012年的版本自然叫人引頸以待。然而，跟《泰特斯2.0》的大膽演繹不同，這次的版本似乎回到了當初的版本。不過，演出的空間已非首演時的傳統鏡框舞台，而是演藝學院賽馬會演藝劇院，仿照莎翁時代英國環球劇場的舞台設計。

### 空的空間

簡單來說，不管演出場地是香港藝術節，還是今年英國奧運期間的世界莎劇節（演出地點正是莎翁發蹟地英國環球劇場），《泰特斯》(2012)採取的都是環形舞台。而除了夜場之外，兩個演出場地均是自然採光，音樂與音效方面也是現場演奏。換言之，秉承鄧樹榮向來的簡約主義美學，《泰特斯》(2012)的舞台，更接近英國當代劇場大師布魯克（Peter Brook）所提倡的「空的空間」（The Empty Space）。

何謂空的空間？布魯克在其著作《空的空間》中，劈頭便提到：「我可以選取任何一個空的空間，然後稱它為空曠的舞台。如果有一個人某人注視下經過這個空的空間，就足以構成一個劇場行為。」換言之，只要有演員、觀眾、行動以及空間（不一定是正式的劇院），便足以構成一齣戲。當然，不是所有在空的空間發生的劇場行為，都足以構成一齣好戲，關鍵在於戲是如何被演出的。記得鄧樹榮曾言，對於演員來說，最重要的是她／他的聲線和雙腳，即她／他的聲音和身體，而成功的演出，則在於演出者如何以這兩件利器，營造某種演出節奏，駕馭整個劇場空間。所以，最攝人心脾的演出，並不局限在演員臉上的喜怒哀樂、七情上面，更在不局

限於舞台之上。表演者的整個身體都是她／他施展空間駕馭術的媒介，而整個演出空間（包括觀眾席）則是她／他駕馭的對象。

### 活的演出

就此而論，《泰特斯》(2012)中演員的演出表現，並不平均，皇后（彭珮嵐飾）與皇帝（黃兆輝飾）的表現就更是差強人意，演出浮誇，完全無法震懾整個舞台空間。相對而言，鄧樹榮手下老將梵谷的演出，則可謂爐火純青，愈老愈好看。例如，第三幕第一場，當泰特斯（梵谷飾）得悉兩名兒子被殺，並被砍下人頭，隨即飛身伏在兒子的頭上，那不足一分鐘的靜默，卻彷彿有一個世紀那麼長。梵谷把頭伏下來，我們無法看到他的臉，但角色內在的劇烈痛苦，卻在靜止與沉默中，更有力地渲染出來，痛極無言，非常懾人。簡言之，梵谷用他的聲音和身體，單人匹馬地征服了整個空間，以及所有觀眾，非常壓台。

除此之外，或許因為環形舞台之便，《泰特斯》(2012)的舞台調度無疑比首演時好多了，靈活多變，但沒有能量散煥之弊。首演時結尾處的互相殘殺場面，今次也沒那麼突兀了。

不過，最後我得說，《泰特斯》(2012)今次的現場演奏棄用幾近神級的老拍檔邱立信，改用年資較淺的陳蔚怡，現在的現場音樂有板有眼，卻欠缺有機的神采，實在可惜。此外，現在演出最後加插了蘇菲旋轉的環節，雖然筆者欣賞設計背後的宗教情懷，但實在來得太短太急，流於形相，無法真正地以蘇菲旋轉的儀式，化度《泰特斯》中的暴力與哀傷。

